

秋之语

□李鸿斌

秋雨，秋雨，无昼无夜，滴滴霏霏。

迷迷糊糊中，滴滴答答的小雨拍打在窗外的梧桐树叶上，阵阵雨声夹杂着偶尔的风声，像是小河在呜咽，又像是闹脾气的孩童拍打玻璃发出的咣咣声。

我紧了紧被子，还是觉得冷。一阵秋雨一场寒，是呢，不知不觉就到秋天了，我寻思着要把秋装拾掇出来。

中秋节回乡下时，老家的秋意更浓一些。柿子树叶都掉光了，只剩一个个金黄色的柿子在枝头随风摇曳。菜园子的辣椒、豆角叶子都掉光了，路边不知名的野草也开始枯萎。远处的山，一处浅黄色，一处红色，一处绿色。连秋的颜色都是这么五颜六色，七彩斑斓的。

爸爸告诉我，今年的柿子没有去年结得好，要等霜降了才好吃，现在吃有点涩。抬头看着爸爸花白的头发，猛然发觉岁月已在父母的脸颊和头发上留下了痕迹，心中一阵酸涩，才想起来，我小时候和爸爸几乎是零沟通、零交流。

爸爸是爷爷的老来子，又是唯一的儿子，被宠坏是难免的。爸爸成年后，奶奶意外离世，爸爸担负起养家重任。被宠坏的性格，让他走了许多弯路。其实，他的内心是孤独的，和妈妈一辈子都在

磨合期中。好在岁月还是善待他。

离家时，又是淅淅沥沥的秋雨，静静地地下着，悠悠哉哉地下着。雨滴敲打在小水洼处，漾出一个个小小的水圈，水纹由点及面。雨丝像飘忽的雾气，轻吻着我的脸颊，凉嗖嗖的。这样的乡下的秋雨，最能治愈浮躁的人心。

抬头望去，天暗沉沉的，雨微微湿润了衣衫。行人已穿上薄薄的秋衣，在这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秋雨里感受阵阵凉意。雨渐渐大了，步履匆忙的行人，有的皱眉急促离开，有人撅嘴向同伴嘟囔。

大抵是雨不知人的苦闷，人不晓雨的凄愁，各有欢喜各有愁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。”秋天是悲凉的季节，也是丰收的季节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秋天到来，农民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。人近中年也是丰收的好时候。没有春天的青涩，却增添了一份春风拂面的温柔；没有夏天的炎热奔放，内心却依旧热情温暖；没有冬天的干燥寒冷，却多了一份冷静内敛。

人由青年向中年过渡，集合了成熟稳重、冷静内敛、温柔细致。上班途中，路过梧桐树下，一阵秋风吹过，树叶如翩

白果林的银杏路

□付丽燕

在成都金牛区临西一环路的白果林，有一条久负盛名的银杏路。路旁种植着100多棵银杏树，最古老的树有300多年历史。

雨水前后，银杏树的枝条悄悄地吐出清绿的新芽。不知不觉间，到了惊蛰。细蒙蒙的雨丝，淋洒在枝条和翠绿幼小的嫩叶上。浸润了春雨的银杏树，开始释放无限的生机，枝叶争相伸展，一天胜似一天的茂密。

到春分前后，缀满一簇簇叶子的枝条略显蕊黄，那是银杏树开花了。过上几天，路上、车上、共享单车上，有一层薄薄的像细沙一样的东西，那是银杏花完成授粉使命后逐渐枯萎、随风吹落的花蕊。

银杏树是分雌雄的。雄树开雄花，一般是黄青色；雌树开雌花，一般是浅白色。春风是传粉的使者。在授粉成功后，花就逐渐枯萎，然后结果。银杏树的花，是有小长梗的球状花。雌株开花结果，雄株是只开花不结果。

快到清明时节，夜里不时刮起阵阵微风，间或下起小雨。清晨起来一瞧，这是什么？像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。噢，是银杏树花的球状花梗。猛地，想起小

时候，在家乡的杨树下，会检到大毛毛虫一样的东西，那是杨树花穗（又名杨树狗），是饥荒年代用以充饥的宝物呀。

银杏树的树干挺拔，具有相当长年轮的树皮是灰褐色的，分布着褶皱、纹路，由上而下，枝杈向周围伸展。枝杈上排列着枝条，缀满扇形的叶子。每个叶子边缘有个小弯口，因此有点像心形。枝杈悠长，叶子浓密。夏天，人们在这天然的绿荫屏障里穿行，化解一身疲乏。

银杏树的果实俗称白果。果皮颜色从青色变成黄色，并且变软后，经过处理才可以食用。

白果林的文化墙上有记载，清末民国初年，成都有句流行语：“过了抚琴台，望见白果林。”清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，有移民薛姓人家在城西郊野（今成都一环路外）种植银杏树，日后长大成林。每当白果成熟时，薛家人将果实击落，去皮、洗净、晒干，卖给城里的药店以增加收入。附近乡邻都赞叹，白果树、摇钱树，一斗白果、一斗珍珠。每到夏天，不少游人前往避暑。薛家非常好客，每每搬出桌凳，泡上茶水招待，游人倍感惬意。

背水的母亲

□周泉

下，母亲才同意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查出是粉碎性骨折。

因连日照顾母亲，我实在困乏。母亲出院那天，我回家倒头便睡鼾声如雷，后来被母亲放背篋的声音惊醒。我慌忙起身，见母亲满头大汗，背篋搁在餐桌上，背带还在她肩上，桶装水实实在在地压在背篋里。

我连忙接住背篋，见母亲带着钢钉和缠着纱布的左手还红肿着，便气愤地责备她。母亲像犯错的小孩，一脸愧疚，低头小声道：“你回来了，喝这个水对你身体好些。”

我反驳说：“都是水，有啥区别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个稀罕你去背水？”母亲无言。我见她双眼含泪，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重了。

或许是心中愧疚，那天早上，趁母亲还未起床，我悄悄去背水。

“你妈今天咋没来背水？手咋样了？”卖水的谢叔说。“半个月了，手恢复

翩起舞的蝴蝶一样，和秋风纠缠在一起，不肯认命。这幅景象如果是在暖暖的午后阳光下，一定很美。春去秋来，季节流转，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。

季节在变，父母也在变。看着地上的落叶，我的思绪飘得很远。一片片落叶，像极了饱经风霜的老人的脸，枯黄又布满斑点；落叶上错综复杂的脉络，像极了逐渐衰老的父母脸上的皱纹，斑驳又褶皱干瘪；片片叶子飘落下来，像极了父母的殷殷叮嘱，千言万语，反反复复，充满着“儿行千里”的担忧。

春去秋来，花谢花开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，把握现在。人生最大的遗憾和悲哀莫过于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是呀，常回家看看，这个周末，回去看看爸妈，和他们一起聊天也好，或是当个小尾巴和爸爸一起去地里捣乱也好，或是夕阳西下拉着老妈去乡间小路上溜达，抑或是下厨做几样家常小菜，对自己来说，都不及父母付出的万分之一。但在父母眼里，这就是孝心，能让他们感到幸福、温暖，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
“细响鸣林叶，圆文破沼萍。秋阴杳无际，平野但冥冥。”秋之雨，秋之语，这是秋天的语言，也是秋天的思念。

如今的白果林社区便是当年的银杏林故地，邻近的道路被命名为银杏路。

最负盛名的，是金秋的银杏路。秋风吹拂，满树黄灿灿的银杏叶夺人眼目。一簇簇枝条热切地伸向清蓝高空的缕缕白云间。麻雀、鹊鸠、珠颈斑鸠，啼鸣啾啾、声声入耳，每个清晨在枝杈间穿梭，唤醒酣睡的人们。

情侣在这里相约，满头银发的老人在这里挽手漫步。夜晚，柔静的月光洒落下来。身着汉服的女孩起舞弄清影，摄影师乐此不疲。

悠扬的歌声从银杏广场传来。每逢银杏叶灿烂的时节，白果林社区都会举办歌咏大赛。唱歌、诗朗诵，让这里充满诗情画意。糖油果子、手工冰粉、糍粑、耙耙柑、爱媛橙……勤奋的商贩们，从早到晚在这里忙碌着。

橙黄的银杏叶铺满温情的马路，是希望，是爱恋。蓬勃绚烂的枝梢，引领心灵广阔。它们质朴且绚丽、宁静且灿烂、淡然且奔放。

不论你来与不来，成都就在这里，银杏路就在这里。

得挺好。我今天悄悄来的，没让我妈晓得……”“你妈为了你，舍得吃苦哦……”谢叔一边给我搬水一边说。

那天，我和谢叔聊了很久。谢叔说，只有我在家，母亲才去他那儿背水。原因是，医生告诉母亲，她的结石和平时吃的水有关系，里面的杂质多，她怕我也长那玩意儿……母亲还说，她背一次水可以节约3元，10次就是30元，100次就是300元。积少成多，她要把这些钱都给我存着，说我还年轻，用钱的地方还很多。

听了谢叔的话，我久久不能平静。背着近20公斤的水，我感到无比沉重。自己手摔骨折了，都舍不得花一分钱去检查；为了医生的一句话，不顾一切护我周全，还要把每分钱都给我积攒起来。这，就是我的母亲。

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，读书识字不多，讲不出人生哲理，说不出至理名言，但始终用她那朴实无华的爱，护着我、爱着我。

看火车

□张跃

傍晚，随着声声汽笛长鸣，一列货运列车从不远处轰隆隆驶过，我拿出手机拍下一段列车前行的视频。瞬间，我的思绪回到多年前看火车的情形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老家还没有火车。每当去内江城里的姨妈家走人户的时候，大人们多半会“奖励”我们一件美事，带我们一帮娃儿去离姨妈家不远处的梅家山看火车。一众老小在高处位置一溜排开，席地而坐，等待火车从山下的成渝铁路上开过。

左等右等，在我们快失去耐心时，忽然听见远处传来“呜呜”的火车鸣笛声，大人们随即紧张起来，招呼我们快点坐好，火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。我们的情绪一下就被点燃了。随着火车由远而近，我们大致看清楚了火车的模样：一个冒着白烟的火车头，拉着一长串黑漆漆的车厢，呼啦啦地从铁路上开过，火车头鲜红色的轮子飞快地地旋转着，格外醒目。

就在我目不转睛地看火车的同时，大人们却忙着数车厢的数量，非常认真，生怕漏掉一节。初见火车的我们异常兴奋，觉得火车太长、太神奇了，比汽车威风得多，尽管那时汽车在老家的镇上还是“稀罕”之物，一年半载也难得一见，一有汽车开来，我们就像过节一样，追着撵着看，无比激动。但是，亲眼见了火车的气势，让我极为新奇。

火车很快开远了，兴奋的我们意犹未尽。当然，如果时间允许，大人们会再次耐心等待下一趟车的到来，好让我们再饱眼福。运气好的话，能看到绿色的客运列车，比起黑乎乎的货运列车来，自然更好看了。

姨妈一家在机床厂上班，条件相对好一些。因而，每当姨妈家有重要喜庆之事时，我们一帮亲戚就从老家出发，扶老携幼蜂拥至内江城热闹几天。

那时交通极为不便，每次出发去内江，必须在凌晨4点左右起床，抓紧时间洗漱收拾，一家老小挑起装着平时舍不得吃的鸡、鸭、鸡蛋等土特产的担子，赶往码头，乘坐每天早上5点半出发的唯一一班客船。

仅有几块粗布作为窗帘、四面透风的客船，一路马达轰鸣，逆沱江而上。在饱尝5个多小时的轮机马达噪音“轰炸”后，我们到达一个叫白马的地方。白马距离内江还有一段路程，要么换乘公共汽车，要么步行。

大人们为节省下每人3毛钱的汽车票钱，常选择步行。沿着铁路行走，算是比较顺直、路程更短的方式。现在想来，一帮老小沿着铁路步行，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。大人们边走边倾听着火车的动向，一旦远远地传来火车汽笛声，就立即招呼大家走下轨道，停在路基边缘，等火车开过去后再继续走。

每次去内江城里，到梅家山看火车已是一个“保留节目”；沿铁路从白马走向内江，则是近距离观察火车的绝好机会。

在内江看火车的情形，自然成为我们这些娃儿们跟小伙伴吹牛的重要谈资。看到火车车厢里一闪即逝的灯光，我们会浮想联翩，坐车的是些什么人？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？心生羡慕与渴望，想着啥时也去坐一回火车，去看看外面不一样的世界。

巧的是，后来，我们一帮在梅家山看火车的娃儿中，先后有两位成为铁路工人。她们以职业的方式，完美地续接了我们曾经的火车情缘。